

小歌剧

一串項鍊 老保管
这不是小事 新媳妇来了



内部交流剧本

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局

1966.2.

夹 1360

小歌劇
一串項鍊

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
歌舞劇團創作組集體創作

央1360

小歌劇
一串項鍊

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
歌舞劇團創作組集體創作

央1360

时间：现代，冬。

地点：草原。

人物：桑巴——五十多岁，某牧业生产队放牧员。

札西吉——四十八九岁，桑巴之妻。

丹木尕——二十多岁，桑巴的女儿，共青团员。

布景：一望无际的草原，台侧露帐篷一角。

〔在欢乐的音乐声中幕启。启幕曲。〕

〔札西吉在搓牛毛绳。〕

札西吉：（唱）〔一曲〕

千里草原地连天，
天边流来的河水香又甜，
大群的牛羊数呀数不尽；
牧人的歌声飞过高山。
毛主席的祥光照草原，
幸福的生活比蜜甜，
连年大丰收，女儿把新家安，
劳动牧民的大喜事接二连三。

〔幕后声：“阿姨札西吉！收购站来啦！”〕

札西吉：（答应）噢呀！好啊，收购站来的正是时候，我女儿结婚的日子快到啦，卖掉这些牛毛，再添上些钱，给她买一

串珊瑚项链，让孩子体体面面地结婚，我当阿妈的心愿也就了啦！

(接唱)帐圈里来了收购站，
喜得我嘴儿抿不严，
为女儿结婚我把牛毛攒，
卖掉它好把嫁妆添。
鲜花配绿叶，
好马配金鞍；
红艳艳的珊瑚项链，
好配我女儿五好社员。

桑巴：桑巴，嗨！这个老头子啊，大冷的天，只顾照顾羊羔，女儿结婚的事，他也不往心上放。（进帐篷）

〔丹木尕抱一只小羊羔上。〕

丹木尕：阿妈！阿妈！

札西吉：（抱着一堆牛毛上）哎，我的丹木尕，这老半天，你跑到哪儿去啦？

丹木尕：你看！小羊羔一个劲儿地下，新棚圈还正搭着呢！把这羊羔先放到咱的帐篷里暖暖啊。（边说边抱羊羔进帐篷）

札西吉：好哇，快暖暖，快暖暖。（望着女儿的背影）丹木尕呀丹木尕，和你阿爸一个样，就知道惦记着这些花脖子呀，

四蹄白呀，哎呀呀！都叫小羊羔给迷上了！（欲下）

丹木尕：（上）阿妈，你抱这些牛毛上哪儿去？

札西吉：你呀，你呀，这么大的事都忘啦？

丹木尕：什么大事？

札西吉：你和豆尕尔大喜的日子眼看就要到啦，收购站可巧来了，把这些牛毛卖了，再添上些钱，我马上给你买项链去！（欲下）

丹木尕：（拉住）阿妈。（用手示胸前的一串项链）我这不是有项链吗，还买什么？

札西吉：这是蜡珀项链。傻孩子，结婚是你一辈子的大事，阿妈要给你买一串红艳艳的珊瑚——项——链：

丹木尕：（拉住）阿妈！我才不戴那东西哩，你就别买啦。

札西吉：阿妈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，结婚得讲个体面，可不能马马虎虎！

丹木尕：阿妈，你只知道结婚戴项链体面，建设社会主义，爭取五好队不是更体面嘛。

〔后台声：“丹木尕，团支部开会啰，快来呀。”〕

丹木尕：阿妈，你照顾一下羊羔哇。（下）

札西吉：这个事阿妈作主啦！（捆扎牛毛）

〔桑巴兴致勃勃上。〕

桑巴：（唱）〔二曲〕

小羊羔一个个活蹦乱跳，
跳的我这干劲呀越来越高；
要保证小羊羔都能长大，

加强管理防寒潮，
队上赶着搭新棚圈，
我急忙回来取牛毛。

札西吉：札西吉！

札西吉：（看了桑一眼）啊！你还知道回来呀？

桑巴：（走近一看）牛毛？啊哈！札西吉，我心里想的事，你怎么就知道啦？

札西吉：一个帐篷里的夫妻，谁还摸不透谁的心事？

桑巴：对，哈哈！这牛毛正用得上。

札西吉：这不，我就拿出来了。

桑巴：（接过牛毛）对，这才像个社员的样子嘛！（从来的方向欲下）

札西吉：哎！你怎么老糊涂啦！（指另一方向）去收购站走这边。

桑巴：去收购站？！

札西吉：那你拿牛毛干什么去？

桑巴：（指着那边）今年队里的羊羔，特大增产，原来搭的新棚圈也都挤不下了。为了防风雪，要提前做好棚圈的准备工作，我拿牛毛先借给队上，再搓些毛绳，搭新棚圈。

札西吉：搭棚圈？（夺下牛毛）哎，我说桑巴呀，你忘啦？丹木尕大喜的日子就快到啦，你也该为女儿的事操操心啦！

桑巴：我怎么没操心，该用的不是都买了吗？新袍子，新帽

子，新毛毡，新……

札西吉：（止住）行啦！项链你买了吗？

桑巴：项链，女儿不是有一串吗？

札西吉：那是蜡珀项链，又戴了好几年啦，这下女儿结婚，可是咱家的一件大事，我要把这些牛毛卖了，再添些钱，给她买一串红艳艳的珊瑚项链！

桑巴：珊瑚项链，哎呀呀，札西吉，咱可不能吃着蜜糖不知甜呀，依我看，女儿能戴上一串蜡珀项链就好的很，你还要买那么贵重的珊瑚项链，丹木忍她又不喜欢戴，那不是浪费嘛！你看这天气冷啦，棚圈要提前搭好，要是有一步迟缓，队上的羊羔就要受损失，咱们的心可得先想着集体呀！

札西吉：哎，照你这么说，这珊瑚项链就不买啦？

桑巴：不买就不买吧！

札西吉：你说的倒好听，如今咱是花不起钱哪，还是女儿不配戴？不买我可过意不去。

桑巴：好好好！就是买，眼下咱也得先顾集体，项链以后再说。

札西吉：以后再说？大喜的日子就要到啦！

桑巴：札西吉！

（唱）〔三曲〕冬季怕的是风雪天，
要保护羊群度严寒，

借牛毛为了搭棚圈，
应该把集体的利益摆在前。

札西吉：（接唱）队里的事再大有集体，
家里的事还得靠自己，
买不下一串好项链，
女儿结婚不体面。

桑巴：（接唱）牡丹花经不住暴风雨，
雪莲不怕冰霜寒，
好人看的是好思想，
不戴项链也体面。

札西吉：（接唱）孔雀毛要插在那翠玉瓶，
红珊瑚配咱五好姑娘，
社员的生活幸福多，
买项链为啥不应当。

桑巴：（接唱）没有集体哪来的幸福享，
不能只靠大树歇荫凉，
要紧处不为集体着想，
只顾自己你，你，你不应当。

贫苦牧民要都象你，还怎么当家作主？！

札西吉：当阿爸的都象你，女儿的婚事就别办啦！

桑巴：哎呀！这暴风雪说来就来，搭棚圈的事一刻也不能迟缓。

札西吉：哎呀，这收购站说走就走，买项链的事可不能耽误。

桑巴：我的女儿我懂得，孩子不稀罕你那项链！

札西吉：我的女儿我明白，孩子那是不好意思要嫁妆！

桑巴：你就知道女儿！

札西吉：你就知道羊羔。

桑巴：我今天非治治你这牦牛脾气不可。（夺过牛毛要走）

札西吉：你……好！你把它拿走，我用你分配下的钱去买。

（进帐篷）

桑巴：哎——札西吉，那钱我要买几架驮牛鞍子，一分一厘也不能动。

札西吉：（跑出）你看我敢动不敢动！（又进）

桑巴：札西吉！札西吉！……（追进帐篷）

〔丹木尕上。〕

丹木尕：（唱）〔四曲〕

共青团召开了支部会，

提高羊羔成活率，

防风雪提前搭棚圈，

千方百计保护羊群。

今年羊羔大增产，我们团支部开会，要提前搭好棚圈，保护羊群，队里的牛毛不够用，我把家里的牛毛先借给队上。（见牛毛）喔？牛毛在这儿哪！（拿起欲走）哎——得跟阿妈商量一下。（欲进帐篷又止）不行，现在一

说，她又是结婚呀，项链呀，唠唠叨叨一大堆，那儿正等着急用，我先拿去，回头再说服她。（抱牛毛下）

札西吉：（边说边上）好！你不给我钱，就得把牛毛给我。嘿！他把牛毛藏到哪里去了？（转来转去找牛毛）

桑巴：（上）不给就是不给，干牛角再硬，还能碰得过铁斧头？（找牛毛）哈哈！一转眼你就给藏起来啦？

〔二人团团转找牛毛。

〔后台声：“桑巴大叔，四蹄白下羔啦，快来呀！”

桑巴：噢呀！（欲走）

札西吉：（拉住）你不能走！先把牛毛给我！

桑巴：你呀，装的可象，自己藏起来，还向我要，咱们这事没完！

札西吉：是没完！你快把牛毛给我！（拉住桑巴不放手）

桑巴：嗨！（摔开她急走，札追桑，一不小心，被拌倒，桑急转身扶起）

桑巴：摔着没有？你看看，不注意摔跟斗了吧？

丹木尕：（兴高采烈地跑上）阿爸，阿妈，又是个好消息，四蹄白下双羔啦！

二人：（喜）又是双羔！……

桑巴：我得去照看一下。

丹木尕：不用去了，羊羔我已经收拾好啦！（发现二人情绪不对）噫！你们这是怎么啦！

札西吉：（同时）丹木尕，你听我说。（二人争说）
桑巴：

札西吉：（拉过女儿）他呀，他眼里就没有这个家。

桑巴：（拉过女儿）她呀，她只知道围着自己的帐篷转。

札西吉：（拉过女儿）他心里就没有你这个女儿。

桑巴：（拉过女儿）她心里就只有你这个女儿。

丹木尕：哎，阿爸，阿妈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呀？

札西吉：你听我说——

（唱）[五曲]我为你结婚把牛毛攒，
买一串项链把嫁妆添，
他偏要拿去搭棚圈，
我和他吵闹大半天。

桑巴：你听我说——

（接唱）队里要急用牛毛她不管，
光为买项链图体面，
要是集体的牛羊受损伤，
你戴上项链心里安不安？

丹木尕：（背唱）阿妈为我办婚事，
一串项链把心迷，
党的教导要牢记，
革命的利益是第一，
公和私不能摆颠倒，

要帮助阿妈认清是非。

阿妈，我不是给你说过多少遍，我不戴什么珊瑚项链吗？为什么你偏要买？

札西吉：傻孩子，如今解放了，咱们穷苦牧民翻了身，牛羊一年比一年多，生活一年比一年富裕，阿妈一定要把你的喜事办好，让乡亲们都说：看吧，丹木尕有多排场，有多体面！（喜欢地笑起来）

桑巴：够了，够了，把集体都撂到一边啦，还有什么体面？

札西吉：你——？！

丹木尕：阿妈呀！我问你，为什么现在咱们穷苦牧民都能过上好生活呢？

桑巴：她要懂得这个就好了。

札西吉：这我还不懂？都是靠的毛主席、共产党和咱们社会主义人民公社哩！

丹木尕：阿妈说得对，可是要建设社会主义，就得咱们先把集体放在心上。

札西吉：这你阿妈还不知道？放心，我不会走岔道的！

桑巴：我看你就要走上岔道了。

札西吉：别吓唬人，买一串珊瑚项链怎么就走上岔道啦？

桑巴：事情不单是买一串珊瑚项链，在暴风雪快要到来的节骨眼上，你光顾女儿结婚，不顾生产，光想着自己不管集体，难道说还没走上岔道？我看你呀，是好日子过糊涂

啦，忘记了咱们贫苦牧民应该怎么当家作主，艰苦奋斗，打好社会主义江山的责任。这有一件比珊瑚项链更珍贵的东西，你恐怕把它忘掉啦？

札西吉：什么好东西？

桑巴：也——是———串——

札西吉：项链？

桑巴：嗯！项链！（给丹木尕示意）丹木尕，把我给你的那件东西拿来。

丹木尕：（领悟）噢！我明白啦！（下）

札西吉：噢！原来你早准备下了，怪不得给我绕了这么大的弯，你快说，这串项链是红的还是黄的？

桑巴：不是红的，也不是黄的，可是它能使你的头脑清醒一些。

札西吉：（不解的）……清醒一些？……

丹木尕：（上）阿妈！（捧上一条铁链子）你看！

札西吉：（大惊）是它？……

〔起六曲。〕

桑巴：（急走前看）就是它！……（转对札西吉）札西吉，难道你忘记了二十五年前，……二十五年前，……你阿爸在给头人支乌拉的时候，路过一座很高很高的积石山，听说山顶上有最珍贵最好看的玉石，你阿爸为了给你做一串项链，他冒着生命危险往山上爬呀爬呀，爬上去，跌下来，

爬上去，跌下来，最后他终于爬上了山顶，挖出了亮晶晶的一块玉石，……你阿爸拿回来，阿妈一见喜欢的不得了，他就磨呀，磨呀，白天磨，晚上磨，整整费了两年的时间，磨成了二十五颗绿映映亮晶晶的珠子，又经过你阿爸的精雕细刻，做成了串有各种花纹的玉石项链，乡亲们见了都夸奖说：好美丽的项链，好精巧的手艺，这可是我们牧人亲手制作的一件宝贝呀，可是……

札西吉：我们结婚的那一天，我刚刚把它戴上，头人的女儿一见就眼红啦，劈手夺走，还诬赖我偷了她的嫁妆，我阿妈紧紧追去讨要，狠心的头人不但不给，还把阿妈一脚踢倒，当时就昏过去，阿爸赶去辦理，头人放出了恶狗咬伤了他老人家……（难过的说不下去）

桑巴：头人从帐篷里撂出了这条铁索链，恶狠狠地说：又臭又脏的奴隶，你们祖祖辈辈只配戴这铁——索——链！
(唱)[七曲]那时你怒气冲冲，拾起铁链，
打向头人的脸，
帐篷里立时闹翻天。
万恶的头人把咱全家往外赶，
从此咱流浪在荒山野谷受饥寒。
可怜你阿妈负伤含冤死，
尸体抛在乱石滩。
札西吉啊札西吉，

要不是来了共产党，
咱们怎能斗倒头人把身翻。

丹木尕：阿妈！

(接唱)阶级仇，比海深，
阶级恨，刻在心，
斗争的火焰不能熄，
革命的意志不能松，
阿妈呀，阿妈！
咱们不能忘根本，
咱们要当家做主人，
全心全意闹革命，
建设社会主义万年青。

桑巴：札西吉，旧社会头人把铁索链套在咱们脖子上，新社会咱们戴上了项链，可是你还不满足，为了女儿结婚体面，忘掉了集体，札西吉呀！

(接唱)草原上虽然见晴天，
创业的道路更艰难；
劳动牧民心胸宽广，
眼前的美景不能留恋；
建设社会主义千斤担，
全靠咱们劳动人民担在肩；
革命要到底，

全世界劳动人民把身翻;
要是咱们松口气，
豺狼就把空子钻；
札西吉，札西吉！
你不能热心项链，
忘掉了阶级的仇恨，
把革命的利益丢在一边。

札西吉：（吃惊地）啊！……忘掉了阶级仇恨，……革命丢一边，……丹木尕，铁索链拨开了你阿妈眼前的迷雾，我……热心的……是我自己！

（唱）[八曲]千年的仇恨不能忘，
革命的利益记在心，
贫苦牧民靠的党，
人民公社是咱的命根根。
一心一意为集体，
迈开大步向前进！
迈开大步永远向前进！

桑巴：把牛毛拿来，我送去！

桑巴：牛毛？你怎么还找我要？你不是把它藏起来了吗？

札西吉：你再不要装了，快把牛毛拿来。

桑巴：我真的没有拿呀！

丹木尕：（不由失笑）阿妈，牛毛我已送去了。